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連

橫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雅
堂
文
集

弁言

連雅堂先生的著作，如臺灣通史、臺灣詩乘、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和雅言，都已印行了。只有文集迄未刊出。他的哲嗣震東先生曾將雅堂文集的抄稿以及其他若干手稿交給我們，我們又從各方面加以搜集整理，纔編成這部雅堂文集，凡分四卷。

卷一、收論說文十八篇，序跋文三十一篇。今本劍花室詩集所載寧南詩草自序是丙寅（民年十五年）仲秋在西湖上寫的，文集抄稿裏却有一篇舊日所作的自序；因此我們把這兩篇文字標爲「寧南詩草自序一」和「寧南詩草自序二」。序跋文中的斯庵詩集跋、番社采風圖考跋和潛園琴餘草跋都是從臺灣詩薈裏錄出來的。還有一篇惜別吟詩集序是方杰人教授從他所藏的鷺江報殘本中找到的，他有跋語附於文後。

卷二、收傳狀文十二篇，墓誌文六篇，雜記文十七篇，哀祭文七篇，書啓文七篇。雜記文裏的臺灣詩社記、茗談和詩意也是從臺灣詩薈裏錄出來的。

三、四兩卷都是筆記體的文字。卷三計收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及番俗摭聞四種，各有目次；卷四計收詩薈餘墨及啜茗錄二種，無目次。這六種筆記中，臺灣漫錄、番俗摭聞、詩薈餘墨以及啜茗錄皆曾刊於臺灣詩薈。臺灣漫錄凡一百一十二則，其前半七十六則已載於詩薈，後半三十六則則輯自先生手稿。臺灣史跡志凡九十五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則，其前半四十二則係已整理之稿，打算刊登詩薈的；後半五十三則是尙未整理的手稿。

臺灣詩薈是提倡中國詩文、鼓舞民族精神的一種雜誌，月出一期，創刊於民國十三年（日本大正十三年）二月，迄翌年十一月而停刊，計出二十二期。每期之中，凡有空白，先生皆以餘墨補之；茲既錄入文集，故稱詩薈餘墨。（百吉）

雅堂文集總目次

卷一

論說

說八卦	(一)
說河圖	(三)
說墳羊	(四)
說在宥	(五)
墨子棄姓說	(五)
墨爲學派說	(六)
爾雅歲陽月陽考	(九)
中國玉器時代考	(一)
支那考一	(三)
支那考二	(三)
佛教東來考	(一四)

東西科學考證	(一六)
印版考	(二三)
自來水考	(二四)
留聲器考	(二五)
藝旦考釋	(二七)
魯王遷澎辯	(二七)
稻江圖書館議	(二八)

序跋

臺灣通史序	(三一)
臺灣詩乘序	(三三)
大陸詩草序	(三三)
寧南詩草自序一	(三四)
寧南詩草自序二	(三五)
臺語考釋序一	(三五)
臺語考釋序二	(三七)

臺灣稗乘序……………	(三八)
臺灣詩薈發刊序……………	(三九)
東寧三子詩錄序……………	(四一)
閩海紀要序……………	(四二)
香祖詩集序……………	(四三)
厚庵遺草序……………	(四三)
鰲峰詩草序……………	(四三)
樂社同人集序……………	(四四)
悔之詩集序……………	(四六)
鈍庵詩草序……………	(四七)
惜別吟詩集序……………	(四八)
斯庵詩集跋……………	(四九)
賜姓始末書後……………	(五〇)
稗海紀遊書後……………	(五一)
番社采風圖考跋……………	(五一)
臺灣遊記書後……………	(五二)

臺灣隨筆書後	(五四)
書陳星舟先生遺著	(五五)
潛園琴餘草跋	(五六)
梁鈍庵詩集書後	(五六)
稻江井欄記書後	(五七)
跋延平郡王書	(五八)
題謝瑄樵墨竹卷子	(五八)
人文薈萃序	(五九)

卷二

傳狀

謝頌臣先生傳	(六一)
沈少鶴傳	(六二)
陳鞠譜傳	(六三)
林癡仙傳	(六四)
郭壽青傳	(六六)

鄭慧修女士傳	(六七)
書何水昌	(六九)
書陳三姐	(七〇)
書呂阿棗	(七二)
書黃藥寺僧	(七三)
書韓藩外	(七四)
翁阿二	(七五)

墓誌

明定國將軍墓記	(七六)
閒散石虎墓記	(七八)
外舅沈德墨先生暨配王太孺人墓誌銘	(七九)
林母陳太孺人墓表	(八〇)
賴斐卿先生墓誌銘	(八一)
魏篤生先生暨繼配潘孺人墓誌銘	(八三)

雜記

萬梅庵記	(八五)
瑞軒記	(八六)
過故居記	(八七)
重修五妃廟記	(八八)
開山宮記	(八九)
文開書院記	(八九)
雍和宮記	(九一)
紀五使嶼	(九二)
紀圓山貝塚	(九四)
周代石鼓記	(九四)
清宮玉版記	(九七)
臺灣詩社記	(九八)
紀軍大王	(一〇五)
梁曜樞	(一〇六)
茗談	(一〇七)
詩意	(一一〇)

桃太郎之粉本……………(一二三)

哀祭

告延平郡王文……………(一二五)

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代作)……………(一二五)

祭閒散石虎文……………(一二六)

林癡仙哀辭……………(一二七)

賴悔之哀辭……………(一二八)

陳太孺人誄……………(一二九)

黃蘊軒先生誄……………(一三一)

書啓

募建觀音山凌雲禪寺啓……………(一二四)

上清史館書……………(一二五)

與林子超先生書……………(一二七)

與張溥泉先生書……………(一二七)

徵求中國殖民史料啓……………(一二八)

與李獻璋書……………(一三〇)

與徐旭生書……………(一三三)

卷三

筆記

臺灣漫錄……………(一三三)

臺灣史跡志……………(一九一)

臺南古蹟志……………(二五五)

番俗撫聞……………(二五三)

卷四

筆記

詩蒼餘墨……………(三六一)

駁茗錄……………(三〇一)

雅堂文集卷一

論說

說八卦

易爲六經之一。自周以來，用爲卜筮之書，又爲哲理之籍。異說紛紜，遂多附會。顧此爲易之末流，而非易之本義也。易之所演者爲八卦。八卦之興，起於上古。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者：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是爲中國最古之文字。當是時，人智初開，事物未繁，故以八卦表之；如三之爲天，三之爲地，三之爲雷，三之爲木，三之爲水，三之爲火，三之爲山，三之爲澤。此皆大自然之物，而與人類最關繫者，故以八卦表之，而爲一種之符號。神農氏出，人智漸開，事物漸繁，八卦之數不足應用，乃演爲六十四卦；如三加三之爲☳，三加三之爲☱。此則合體成文，而爲滋乳之字也。書契既興，人文日進，指事會意，略有發明，而社會之用八卦者猶多。文王乃以今文譯之；如三曰乾，三曰坤，三曰震，三曰巽，三曰坎，三曰離，三曰艮，三曰兌。又爲繫辭以明

其義。此如漢儒說經以今文而寫古文也。孔子贊易，復爲作傳。是則中國最古之文字學。何以言之？孔子固自言之。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所謂以言者尙其辭，非文字學之功用乎？又曰：『夫易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所謂當名辨物、正言斷辭，非說明文字學之範圍乎？然則八卦爲古代之文字，而易爲古代之文字學，彰彰明矣。試將孔子說卦讀之，自足以見其指事、會意、轉註、假借之精義。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墨。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萑，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

，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背，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兵戈；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龍，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說河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不察，以爲帝王受命之符，而天特降之瑞。連橫曰：否，否。是蓋上世遺物而適以時出也。

人文之啓，肇於石器，遞爲銅器，又遞爲鐵器，進化之跡，可以類推。中國有史，斷自炎黃。炎黃以前，歷世悠遠。管子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一家，而夷吾記其十二』。然則大庭、赫胥之世必有文字，特爲洪水所滅爾。夫洪水之禍非始堯時，女媧、共工之世皆有水害，特至堯而治爾。河圖、洛書者，必古帝王之典章，或爲治

水之圖，或爲教民之書，刻之貞珉，以垂不朽，中經災難，沒入水中，久之乃出，非果有龍馬之瑞也。夫河、洛皆中州之水，而古帝建宅之都也，故出於此。是以周鼎現於汾陰，秦璧遺於華麓。一孔之士，附和其事以諂時主，而史官遂有符瑞之志。何其謬耶？

說墳羊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土之怪墳羊。嗟乎！孔子不語怪，而此誠怪矣！何以言之？此羊爲生物邪？爲死物邪？若生者，何以能在土缶之中，復在穿井之下？若死者，則當爲化石。然以羊之大，缶之小，生時何以能入？此誠不得其理矣。

以余思之，孔子固曰墳羊，則當爲墳中之土羊，而爲陶器以前之物也。太古之時，牧羊爲畜。羊之性馴，與人相處，故人愛之，範土爲羊，以爲玩好，或爲宗教儀物，死而殉葬，藏之土缶，如後代之用明器。孔子知之，故曰墳羊。而記者欲矜聖人之多識，遂以土之怪加之，又借木之怪，水之怪以爲附會，而本真失矣。

我輩讀書稽古，當具特識，方不爲古人所欺。使此墳羊而發見於今日，以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民俗學而研求之，必大有所得，復何至語怪也哉！

說在宥

自由之說，於今爲烈。西譯之士以爲解放，義反束縛。夫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則誠不爲束縛，然猶未達於至善之域也。連橫曰：吾讀在宥一篇，而歎莊子之善言自由也。

夫在宥之與自由，其音既近，其義較精。何也？在宥者，天則也；自由者，人爲也。故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烏乎！當周之季，異說遽起，擢德塞性，跋躋仁義，堅持刑法，簞鼓兵爭，以燭亂天下；而南華乃獨揭在宥，普告衆生，以大慈大悲之心，具無爲無名之道。莊子誠中國之自由神也哉！

墨子棄姓說

墨子爲中國之聖人，而孟子獨以無父斥之，此固孟子之過言，不足以損墨子之人格，且足以顯墨子之精神。何以言之？墨子固言兼愛也。墨子之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以自利。弟自愛不愛兄，

故虧兄以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以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兼愛上）。墨子之所謂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非儒者之道乎？爲儒者之道，而孟子斥之以無父，何也？曰：墨子固行兼愛也。行兼愛故棄姓。夫人之所以自私者，以其有己也。以其有祖宗子孫也。若棄姓，則視人之祖宗如己之祖宗，視人之子孫如己之子孫，是無私也，是天下之公也。爲天下之公，而孟子斥之以無父，何也？曰：墨子棄姓。棄姓則與儒者之道異。成周之制，宗法大明，諸侯建國，大夫賜氏，男女辨姓，別親疏，明貴賤。姓氏之防，無相瀆也。而墨子棄之，此孟子之所以斥爲無父也。且墨子學於史角者也。史角爲周之太史，有名無姓，則周史之在故籍者，若史任（武王之史）、史佚（成王之史）、史籀（宣王之史）、史魚（衛之史）、史墨（晉之史），亦皆有名無姓。何以言之？史者，天下之公器，故先棄其私而後可辨是非，以爲當世法。墨子誦百國之春秋，通天人之際，明治亂之原，其行卓絕，其學精微，其道堅苦，悍然爲墨者之宗，且欲奪儒者之席，故孟子斥之。斥之而墨子兼愛之精義愈足以發揚於天下。

墨爲學派說

墨子既棄姓矣，何以謂墨？曰：墨爲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何以言之？墨子

固自言之。小取篇曰：墨者有以此而非之，無也故焉。又曰：墨者有以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此兩墨者，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顧非獨墨子言之，而孟子亦言之。孟子爲抨擊墨子之人，而曰墨者夷之，又曰墨者之治喪也（滕文公上）。所謂墨者，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且非獨孟子言之，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亦言之。是四者，皆戰國之通人以評論學術者也。莊子之言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躩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天下篇）。所謂後世之墨、南方之墨，所謂別墨，皆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荀子之言曰：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攻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富國篇）。所謂墨術，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雜爲三（顯學篇）。所謂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皆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呂氏春秋曰：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群臣攻吳起於

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也；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上德篇）。又曰：腹䟽爲墨者鉅子，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老矣，非有它子，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王雖令吏弗誅，腹䟽不可不行墨子之道（去私篇）。所謂墨者鉅子，則爲一家宗師，而黨徒遍秦、楚，且欲以所守之義、所立之法行之天下，以昌其教，則是所謂墨者，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此外如胡非子、淮南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尙多，不具引）。

然則墨子何以稱墨？莊子天下篇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墨子之稱墨，則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也。

七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戰爭力役，民不聊生。而儒者章甫縫掖，從容中禮，空談仁義，無所裨益。墨子非之，故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沐甚雨，櫛甚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天下篇）。夫墨子抱救世之志，涵仁赴義，屏斥禮文，裘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勞苦爲極，則墨子衣服之用墨可知矣。呂氏春秋貴因篇曰：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夫墨子尙儉，何以錦衣？墨子非樂，何以吹笙？蓋欲見荆王而說之以大道，故因於一時耳。是則墨子平日衣服之用墨可知矣。且墨子尊天明鬼，蔚爲教宗，比如異域佛教比丘之緇衣，景教修士之黑服，抱樸守真，尙苦勵志；使人憂，使人悲，固以墨爲尙也。貴義篇曰：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是則墨子之稱墨，不惟衣服之墨，而容貌亦墨焉。墨子，聖人也，救世爲急，僕僕風塵，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胾、脛無毛相進而已矣。是故莊周論之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余之論墨，審其意志（繩墨自矯）考其衣服（裘褐爲衣）察其容貌（先生之色黑），則墨爲學派而非姓氏也彰彰明矣。然則墨子之棄姓爲實行兼愛故，實行兼愛則以捐天下之私利、求人類之幸福，宜其爲一世之宗，歷二千二百餘年而道將顯也。

爾雅歲陽月陽考

爾雅爲中國最古之辭典，相傳周公所作，或保民以教國子；其書具在，學者寶之。史稱大撓作甲子以紀歲時。大撓爲黃帝之臣。甲子之用，至今不替。而爾雅有歲陽、月陽之名。謂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旌蒙。又曰正月爲陬，二月爲如。郭璞以來，無有註者。竊以歲陽、月陽之名，當爲外來之語。成周之時，文化廣被，四裔交通，故設象鞅以譯其言。若以音調而論，則又當爲楚語。何也？歲陽、月陽之名，詩書三傳不載，而離騷用之，是必楚之方言也。楚爲南方大國，僻在荆蠻，聲名文物，不同華夏；故孟子有齊語、楚語之分。離騷爲楚國文學之代表，而多用方言；如荃之爲君、羌之爲愛、些之爲兮，則其異也。左傳載楚人謂虎曰於菟，乳曰穀。使非左氏之言，則鬪穀、於菟之名，至今亦不能解。且以言調而論，中土名辭多用一字，間有二字，未有用三字者。故此必爲外來之語，尤爲外來之楚語。以見周代交通之廣，而南北兩大民族之接觸，融和滋長，遂生璀璨陸離之文學，亦可喜也。茲將歲陽、月陽列後，以考其異。

歲陽

甲 闕逢 乙 旌蒙 丙 柔兆 丁 強圉 戊 著雍 己 屠維 庚 上章 辛 重光 壬 玄默 癸 昭陽

歲名

寅 攝提格 卯 單闕 辰 執徐 己 大荒落 午 敦牂 未 協洽 申 涿灘

酉 作噩 戌 闍茂 亥 大淵獻 子 困敦 丑 赤奮若

月陽

甲 畢 乙 橘 丙 脩 丁 國 戊 厲 己 則 庚 奎 辛 塞

壬 終 癸 極

月名

正 陳 二 如 三 癘 四 余 五 臯 六 且 七 相 八 壯
九 玄 十 陽 十一 辜 十二 涂

中國玉器時代考

人文之始，肇於石器，遞爲銅器，復遞爲鐵器；進化之跡，可以類推。余謂中華民族之進化，石器、銅器之間尙有玉器，可稱玉器時代。則中華民族之建宅諸夏，亦當在此時代。

夫中華民族原居西方，在崑崙之北。崑崙者，產玉之名山也。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是中華民族既居產玉之地，磨礪雕琢，以爲信瑞。東遷以來，猶沿其習，世守故物，珍爲宏寶。易繫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者，古之玉器，中遭洪水流入河洛，至是而出，非果有龍馬之瑞也。書堯典曰：

「輯五瑞」，註：「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信瑞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註：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註：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皆徑五寸）。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古者朝覲、祭祀，厥用維玉。至周猶然。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瘞玉告功。至漢猶然。然則中國之用玉也久矣，而爲用亦宏。是故軍旅之器（玉斧、玉鉞之類）、喪葬之器（含玉、瑣玉之類）、觀察之器（璿璣、玉衡之類）、符璽之器（琬琰、苜蓿之類）、飲宴之器（玉卮、玉杯之類）、服飾之器（環玦之類），靡不用玉，貴爲國寶。至今猶然。故欲研究中國太古文明，當就玉器而考之。蓋自東遷之際，已非石器之人。而中國之有石器，必爲三苗、淮夷、萊夷之遺，而不可以例華族。

支那考一

甲午以後，日本人之稱中國，輒言「支那」。華人聞者以爲輕蔑。顧「支那」二字出於佛典，或作「支那」，或作「指難」，皆梵語也，音有緩急。華嚴翻爲「漢地」，而婆沙論中譯有二義：一者「指那」，此言文物國；一者「指難」，此言邊鄙。大唐西域記譯「摩訶支那」爲「大漢國」，則以中西交通始於漢時，猶漢書之稱「羅馬」爲「

大秦」也。「支那」二字又作「震旦」。唐書西域傳：貞觀十五年，太宗降蘇書慰問天竺國王尸羅逸多。王問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我國乎？皆曰：未有。乃膜拜而受詔書。「震旦」或作「真丹」，或作「旃丹」。「摩訶」梵語，譯言「大」。或曰「震旦」爲日出之義，以中國在其東方。「摩訶震旦」猶言「大東」也。

支那考二

吾前撰佛教東來考，以爲中、印交通遠在西周以前，蓋當釋尊之時。華嚴經中已有「真旦」之名，「真旦」卽「震旦」，或作「支那」，此言文物之邦。是「真旦」之名久傳天竺，非由「秦」字而轉音也。

蘇曼殊，奇僧也，湛深國學，曾居印度習梵文。其答瑪德利馬湖處士書云（見南社叢選卷三）：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按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爲長篇敘事詩，作於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唯華嚴經偶述其名。是在商時，天竺已言「支那」，且見其人而用其器。則吾譯中、印交通遠在西周以前，當非鑿空。因舉曼殊之言以實吾說。

佛教東來考

臺灣佛教，傳自中國，而中國始於漢明之世。史稱明帝曾感金人入夢，以問群臣，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方有聖人，其名爲佛』。乃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如西域求佛教。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得佛像梵經，載以白馬。永平十年至洛陽。帝大喜，建白馬寺居之。是爲漢地佛寺之始。騰、蘭奉敕共譯四十二章經，是爲漢地佛經之始。

夫佛教東來，非始漢明，諸書所載，約有數說。第一，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十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金人破戶而出（朱士行經錄）。第二漢元狩中，霍去病伐匈奴，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漢武故事）。第三，武帝穿昆明池，見有灰，問東方朔。朔曰：『請詢之胡僧』。對曰：『劫灰』（拾遺記）。第四，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又考自古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劉向列仙傳序）。第五，漢哀帝之壽元年，博士景憲等使月支國，口受浮屠經（魏略西戎傳）。此外尚有可徵。是佛教東來已在東漢之前。唯明帝建寺譯經，又繪佛像於西陽城及顯節陵上，以示百姓，故以爲始爾。

余閱日人著書，謂日本祀藥師如來，係由徐福傳入。此書偶忘其名，而爲近時雜誌

所引。夫徐福爲秦時博士，始皇命之求仙，因至日本。是秦時已有藥師如來，則佛教東來，當在春秋之季。故或以列子「西方化人」一語爲指釋迦牟尼。

考釋迦降誕之說，傳述不一。摩騰對漢明帝，謂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卒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周書異記，亦謂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然昭王在位十九年，無甲寅。或以爲桓王乙丑（什法師年紀），或以爲莊王甲午（開皇三寶錄）。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唐貞觀三年，敕刑部尙書劉德威等與沙門法琳詳覈年代，乃定爲昭王丙寅出世，穆王壬申示寂。然則摩騰所謂二十四年甲寅者，當爲十四年丙寅，而傳寫之譌爾。列子爲魯穆公時人（柳宗元集辨列子），距佛成道約四百年。於時健馱羅國王迦膩色迦深信佛法，專崇弘布，或於其時佛教已入震旦，而列子曾聞之歟？列子之學。雖紹老子，而虛無之論，每同佛經。且其書好言西方，如黃帝之夢華胥，穆王之游崑崙，實有其事，非寓言也。蓋當釋迦之時，震旦貿易已至天竺。於何徵之？徵之楞嚴經。經云：『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布』。所謂「東方」，當指震旦。何以故？震旦爲蠶桑之國，廣被衆生，至今尙盛。故當西周之際，東西賈人已相往來，固不俟張騫鑿空而始知有身毒也。

夫我民族原居華胥，爲今帕米爾之地。黃帝入處中土，戡定群苗，肇造大國，故仍

以華爲茲說。唐堯之時，洪水氾濫，其途稍塞。然至周穆，猶駕八駿之車，登崑崙之上，見西王母，賦詩酬酢，周知東西交通，非自漢始，佛教之來，亦已遼遠。列子載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仲尼篇）。夫周之西方，實維大戎。大戎非禮義之國，安有聖人？其時天竺佛教方興，聲名文物，光被四海，故列子聞而稱之，且引孔子之言讚之，然則佛教之來已在孔子之上。列子書曰：「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反山川，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臨終南之上，築通天之臺，其高千仞」，天人感通傳以化人爲文殊菩薩。穆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今山西上黨）造迦葉佛像。王又於鼓山迦葉佛舊寺重建竹林寺，請五百羅漢居之（是書爲唐時神僧所紀）。而文殊泥洹經謂佛滅度後，文殊至雪山爲五百仙人說法。雪山卽葱嶺，蜿蜒東走，而至終南。然則列子之言，證以劉向所說，其事驗矣。秦政焚書，佛經亦亡，而震且有塔，則載於阿育王傳。震且者，中國也，或作真且，或作支那，此言文物之邦。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真且國土有菩薩住處，名那羅延山，過去諸佛常於中住」。是釋迦之時，心王菩薩已知震且，則東西交通且遠在西周以前，惜乎史書不載，遂茫昧而難稽耳。悲夫！

東西科學考證（講演稿）

不佞今夜所欲言者，爲東西科學之考證。

夫世界有兩大文明：一曰東洋文明，一曰西洋文明。近時人士，或以東洋文明爲精神的，西洋文明爲物質的；鄙意不然，精神之外亦有物質，物質之外亦有精神。不過東洋較重精神而輕物質，西洋則較重物質而輕精神。此固社會歷史之趨勢，有不期然而然者。東洋學說以孔子爲宗，而孔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主義，不言物質。老子之無爲，莊子之自然，墨子之節儉，對於物質且排斥之。而西洋爲個人主義，是以羅梭之自由，邊沁之功利，康德之幸福，斯賓塞之優勝劣敗，多趨重物質。此其所以異也。夫西洋物質之發達，至今盛矣。所以者何？則以科學之進步，而致用益大。夫東洋非無科學。吾以中國舊籍所載者摘其一二以供研究，亦可爲今日之考證歟。

中國科學之最早發明者，莫如天文。自大撓作甲子後，而羲和以定四時。堯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註：『在，察也。璣正天文之器。璣爲轉運，衡爲橫簾。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占星辰吉凶之象。七政者，日月星辰也』。夫堯典爲四千年前之書，是四千年前之人已能以儀器而測天象。及漢張衡更作渾天儀，以象天體，而天文之學以著。地球與金、火、水、木、土、天王、海王爲太陽系之八大行星。以我輩眼光觀之，則太陽實大。然太陽光線射至地面，僅逾七分；而他星光線，或須數時，或須數日，或須數年，或須數十百年。距地愈遠

，則其至也愈久。蓋太陽雖大，尙爲他星之系星，而他星又爲他星，以至無窮，而最巨者爲北辰。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而我輩遂不見旋轉爾。淮南子曰：『日中有踐烏』。註者不知，遂以「金烏」、「玉兔」爲形容日月之辭；謬說相承，聞之可笑。有烏，謂日中有黑點也。夫日中何以有黑點？近代西洋學者覃精考索，侯失勒乃斷之曰：『太陽全體神態，非人間一切諸電諸火所可方擬。化爲光輪，苞舉全體，煊赫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員之斡旋，以成羊角颶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壓力外搯，熱度驟減，氣質凝沍，遂能隔光；四也。以此四理，黑點情形庶幾前，尙無望遠鏡，而淮南子已能言之，豈非奇異！』

地員之說，倡於法人歌白尼。及哥倫布發見美洲，其說益信。『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馬髀算經註：『地旁沓豈非地員之說乎？書考靈曜曰：『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春秋以迎天』。阿圖括地象曰：『地右動起於畢』。豈非地員而動之說乎？天之中，大氣舉之』。易乾鑿度曰：『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大地之外有以太乎？莊子引惠施曰：『吾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北爲北極，越之南爲南極，兩極爲地之中軸，卽地之中央也。史記孟荀列傳載鄒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當時以爲怪誕。以今日大地交通而觀之，亞洲之外有歐洲，有斐洲，有美洲，有澳洲，而中國者不過亞洲之一部爾。鄒衍又謂九州之外有八綫，八綫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紘。是則世界之外復有世界，吾人所居特其小爾。

舊約創世紀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及人，耶穌教徒莫不信之。近百數十年來，達爾文創爲進化之論，謂人類由猿而生。今日斐洲之猿，尙有與野番相似者。其說一出，風靡學界，而神權失其依據。然莊子引列子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夫人猿同祖，系統較近，馬之生人，尙須經過若干之階級。則以達爾文尋其痕跡，考其遞變，故爲精細之言，而列子僅舉大略，究之皆爲進化之論也。

輓近科學之最進步者莫如電光力化。秦漢之書頗有言之。關尹子曰：『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爲之』。此非電學之論乎？墨子曰：『臨鑑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影於下。鑑近中則所鑑大，遠光則所鑑小』。此非光學之理乎？又曰：『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非力學之原乎？又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亢倉子曰：『蛻地謂之水，蛻

水謂之氣』。淮南子曰：『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反土』。至於燒汞成丹之法，點石成金之術，方士言之尤詳。此非化學之用乎？

算學之精，莫如周髀。測地量天，具有程式。歐洲談幾何者稱爲東來舊法。而筆算相傳，肇自辛子，歷代相承，疇人傑出，以視西人，未可多讓。

靈樞、素問爲中國醫學之祖，其理精微，可參造化。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爲西洋學者所稱許。若夫易筋之術，洗腦之方，祝由之科，傷寒之論，各有特長，非可輕棄。惜乎後人學之不專，傳之不實，遂致冒昧從事，爲世所譏。然以東西醫學較之，尙未可斷其軒輊也。

製造之術，古稱方伎，開物成務，利濟群生，惟不爲奇巧之器。路史載黃帝與蚩尤戰，蚩尤作霧，黃帝乃造指南鍼。周書謂成王時，越裳氏貢白雉，迷失道，周公作指南車送之歸。是二千餘年前或五千年已知磁石之用，後人乃仿其法以製羅盤而利航海，傳之西洋，而五洲之遠，因之而通，則磁石之功也。

土圭測影，銅漏傳更，豈非時表之權輿乎？朝野愈載（唐張鷟撰）稱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還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元史謂順帝所造宮漏，有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則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按更而擊。是則今之時鐘，而奇巧尤勝西人矣。